

教學： 一位老師的心路歷程



威廉艾爾斯 著
陳正乾 譯

文景書局印行

教學： 一位老師的心路歷程

威廉艾爾斯 著
(William Ayers)

陳正乾 譯

文景書局印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教學：一位老師的心路歷程／威廉艾爾斯（William Ayers）著；

陳正乾譯．-- 臺北市：文景，民 95

面； 公分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譯自：To teach：the journey of a
teacher, 2nd ed.

ISBN 957-9489-61-0（平裝）

1. 教學法 2. 教室管理

521.4

95008043

教學：一位老師的心路歷程

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五月出版

作 者：威廉艾爾斯 (William Ayers)

譯 者：陳正乾

出版者：文景書局有限公司

地 址：臺北市和平東路一段 91 號四樓

電 話：(02)2391-4280 · 2394-2749

傳 真：(02)2394-3103 · 2322-2676

郵 撥：0015791-1（文景書局）

E-mail：winjoin@ms12.hinet.net

http：//www.winjoin.com.tw

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 6275 號

定 價：新台幣參佰元整

ISBN：957-9489-61-0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TO TEACH: THE JOURNEY OF A TEACHER, 2nd EDITION by
William Ayers

Copyright©2001 by Teachers Colleg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eachers College, Columbia University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2006 by Win Join Book

Company

● 序 ●

每年春季，我都會在研究所開一門叫做「與文化議題有關的教學法 (Culturally Relevant Pedagogy)」的課。這門課所討論的中心問題就是，當一位好老師到底意指著什麼樣的一回事情呢？我之所以會用這個問題是因為，我知道，在我們所有人的腦海裡，對於什麼是「優良的」教學，都會存著某種見解，然而，我們必需攪亂並且質疑我們對教學所持有的簡單概念。這門課的作業之一是，學生必須從四位老師的敘述故事中挑選出一個，從閱讀中去體會這位老師是如何談論他自己的教學經驗。每年，我都會更改我所指定的閱讀書目，好讓學生能夠有一份較近期有關老師教學的著作書單。然而，無論如何，威廉·艾爾斯(William Ayers)所寫的，「**教學：一位老師的心路歷程** (*To teach: The journey of a teacher*)」，這本書一直都被列在我的閱讀書單上。因為這個原由，我很高興這本書再出第二版。

這本書能夠滿足我這門課的許多目標，並且帶來意想不到的效果。這是為什麼我一直把艾爾斯的書列在閱讀書單上的理由。這本書是理論的也是實務的，它談論教學上的成就和失敗，個人的和政治的，以及巨觀的和微觀的教學層面。簡而言之，這本書的內容論述了真實的教學世界，一個幾乎不太可能成為頭條新聞或受好萊塢青睞的真實教學世界。

我的學生非常喜愛這本書，因為艾爾斯在這本書裡論述自己的弱點。他們學到了，存在於俗世和奇蹟、個人和政治之間細微的界限，以及什麼樣的教學在星期一會有效，什麼樣的教學在星期二會弄得一團亂。他們學到了，老師想要實現的每一項教學都必須受制於法規的約束，所以在這樣複雜的體制下，教書是一種需要勇氣的工作。把教室裡學生與老師的親近關係，竭誠佈公地攤開在世人的眼前，這樣的舉動就是公開邀請大家去批判和抨擊他的教學。然而，艾爾斯非常熱愛教書，所以他願意讓讀者去檢視他的教學——好的和壞的。

這本書最受讀者喜愛的部份是，作者在第一章裡概略地闡述了一些廣

為流傳的教學迷思。我研究所的學生特別喜歡這個迷思：「老師是在教育學院裡學習如何教學的」，因為我們都深知，在培育機構裡，這個謬論已經被精心地粉飾過了。律師並不是在法律學院**學習**如何當一位律師。醫生也不是在醫學院**學會**如何懸壺濟世的道理。律師是在實際的官司訴訟經驗當中才成為一位律師。醫生是在行醫的經驗中才能成為一位醫生。培育機構是一個讓學生能夠學到有**關於**專業知識的地方，是一個可以提供學生機會，讓他們能夠在某種限制和被督導的方式之下，去參與實際事務運作的地方。

現在，教學、學校教育、以及任何想要支持學生去真正地投入學習某種有價值之事務的努力，都已經淪為政治無情攻擊的目標，而身處在這樣的一個時代裡，**教學**一書的修訂版就顯得特別的重要了。艾爾斯提出了，蘊藏在都市孩子教育上的實質問題——什麼是教育的目的——透過他描述他自己的**教學**方法，我們看見了，如何才能夠為那些看起來似乎無藥可救的孩子們，創造出解放自由的時刻。現今，大家針對社會革新、標準化測驗、甚至學校一致性等等問題正進行著教育政策的爭論，然而，這樣的爭論是無關於一個更為基本而重要的教育重點：我們想要把學生教育成什麼樣的人，以及這樣的一種教育目標如何能夠引導大家邁向一個更為正義和平等的社會。

在許多探討教學的書籍當中，**教學**這本書是少數不會令人失望的論著。威廉·艾爾斯帶領讀者踏上一趟美妙的旅程，沿途遍佈著引人入勝的悠幽小徑和景色優美的景點。艾爾斯沒有提供讀者成功教學的處方或公式，因為這些東西最後一定會導致到失敗的地步，他以實際的例證為我們說明了教學上一個不常聽到的層面。他要讀者以仔細的和批判的態度，去思考教學所涉及之社會、倫理、情緒、和政治等等層面的議題，並且要我們嚴肅地思索，我們是否能夠身體力行來擔負起這種高尚尊貴的教學工作。他雖然拒絕去矯飾老師的工作，好讓它看起來是一項舒適的工作，但是他的教學工作並沒有把我們引導到一個無助、無力、或沮喪悲哀的田地。他不

是一位救星，也不是毫無助益的人。這正如詹姆斯·包德溫(James Baldwin)所說的，他是一位做出道德抉擇的人。艾爾斯讓我們有機會一起分享他個人的抉擇。這就是這本書的優點。

葛利亞·蘭德生－比林斯 (*Gloria Landson-Billings*)
威斯康辛－麥迪生大學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 原作者導言 ●

「我們愛我們的孩子」，傳奇性的戰地記者瑪莎·蓋爾宏(Martha Gelhorn)在1967年於*Ladies Home Journal*所發表的一篇文章，就這樣寫道。她說，「世人都知道，我們是出了名的愛我們的孩子，然而許多外國人卻相信，我們以不智的方式愛他們，而且還愛得太過好。我們為我們的孩子做好規畫，替她們把事情做好，而且還為她們夢想著未來的憧憬；我們一心一志要給她們一個最好的生活，我們樂此不疲……我們都會同意，兒童應該要擁有安全感——我們所謂的安全感是意指著，兒童需要有慈愛的父母，一個愉快、穩定的家庭，健全、快樂的教育；生活在一個充滿希望以及和平的氛圍裡。或許我們太忙於愛我們的孩子，以致於沒空閒去思考那些生活在相當遙遠地方的兒童，或者沒空去了解那些沒有辦法像我們一樣生活的人們，他們也和我們一樣深愛著他們的孩子，只不過他們現在身心充滿著痛苦，對未來懷著心碎和恐懼」（287頁）。

當然，她所描寫的狀況是關於，美國在參與越戰那段時期裡兒童的寫照，但是，她的描述呼應著當代所面臨一個迫在眉梢的情況。我們愛我們的孩子——聞名於寰宇。然而在當代的社會裡，我們對於孩子的愛可能會瀕臨於狹隘的、限制的、自我陶醉的危險邊緣，到最後會變成一種不是愛，某種不是我們有意想要促成的狀態，就像漠視不關心這種情況。

教學：一位老師的心路歷程，第二版(*To Teach: The Journey of a Teacher, second edition*)，是專門為老師和其他關心兒童和少年的人士們所寫的一本書。這本書的想法是建立在，我們對自己孩子的愛以及對別人孩子的愛，可以成為一個健全的、活潑生動的、和充滿希望的中心，把我們投入孩子的心力組織起來。這本書邀請老師們，尤其是未來的老師們，以充滿愛心的態度，徹頭徹尾地去重新思考教學的事業。

在經歷數年的實際教學、思考和經驗之後，同時與學生、老師、和第一版讀者經常的對話之下，第二版建立在上述這樣的想法上。核心的信念

和首要的原則依然不變，但是它們或許更具有層次，更能夠被應用到當今的挑戰上。大抵上，人們因為關心年輕人、愛兒童、希望參與下一代的成長和發展，才會投入教學的生涯。教學的挑戰就是要讓愛和希望能夠在困難、甚至具有破壞性的環境之下繼續活躍著，以及去建構一個架構，使得我們能夠看見兒童是具有三重方位和動力的人，然後繼續深化和擴展這種知識，以幫助我們提供學生更有效能的教學。

大部份的老師都渴望能夠更了解孩子，也希望能夠依據了解學生的紮實基礎來實踐他們的教學。這種教學要求老師在智識上和道德上擁有遠見與視野，這個事業需要我們把思考和關懷放置於中心的位置上。老師必需尋找各種方法去維持那些品質，使得在那些不利於它們存在的環境裡，以及會轉向毀滅的情境裡，還能夠持續保持活躍與健全。

在 2000 年的情人節裡，第兩百萬的美國公民在這塊所謂「自由的土地上」被關進監獄裡去。今天，有兩百萬美國人被監禁，其中一百二十萬人是屬於非暴力的罪犯。然而，兩百萬人這個數目遠遠超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的罪犯人數，六倍於所有歐洲國家犯人人數的總合。當今出生的非裔美國男孩，三位當中就有一位在一生中會有牢獄之災。黑人是六倍於白人，更容易去吃牢飯。採取監獄和處罰的方法所付出的代價真的非常不合理：一位犯人每年平均的住宿費用是兩萬美金；在 1999 年我們已經花費三千九百萬美金來監禁我們的公民。

為了解決我們所面對的每一個社會問題，我們狂熱地採用「規律和懲罰」來做為最後的合法手段，而且它也是比較受人們喜愛的選擇。在這樣的作為之下，我們的社會正從對教育的永續支持當中往後倒退。例如，在過去的二十年裡，加州建造了二十一座的監獄和一所大學，伊利諾州花費將近四百億美金做監獄的工程，卻沒有花一毛錢在學校的建設上。

正是這種雙重的特色證實了災難的降臨：缺乏語文能力與輟學之間有強烈的關聯性，而長期性的曠課或者輟學，則是預測一位學生在日後是否會惹上刑事犯罪官司的一個最有力的因子。假如我們投資學校教育和改革

教學、學前教育和閱讀寫作的課程，我們將能夠逆轉這樣的趨勢；假如我們沒有這樣做的話，或許在不久的將來，我們將會監禁生活在我們週遭的第三百萬人。

在打造我們的未來和發展強健民主社會的工作上，教育是居於樞紐的重要地位，身為一位老師，我們必須要為這個目標奮鬥。教育與民主是關連在一起的：一個強健的民主需要具有思想的、投入的、和積極的公民，而一個鼓勵批判性思考、接納和反抗、參與和賦權的教育，將會促使人們朝向一個更有活力和融合的民主遠景前進。

許許多多美國的年輕人在年幼時期就遭遇到希望破滅的悲慘下場。這是一個社會的現實面。貧窮人家的孩子在生活上面臨狹隘難懂的選擇機會和無路可走的處境，以及植基於社會和政治的決定之下所產生的「粗暴的不平等」，這些現實容許全世界最好的學校和某些最差的學校一起並存。這些情況應該要激發出我們的憐憫之心，活化我們想要為不正義事情去奮鬥的慾望，或許鼓勵我們在政治上做出回應。

如今我們都知道，兒童期不是全部都是一個快樂幸福的時光，許多人對於這方面的統計數字了然於胸：22%的美國兒童每天都生活在貧窮的環境裡，黑人兒童生長在貧窮家庭的比率是三倍於白人兒童。顯然地，在美國，兒童是最窮的一群人，而且一千一百萬的兒童沒有醫療保險。在諸如等等的數據下，美國人雖然自吹他們是以兒童為中心，但是嚴酷的事實卻是站在完全相反的狀況。

兒童期是一個創造、發現和驚奇的時期，不過兒童期主要還是一個懷抱著希望的時期。它也是一個會讓兒童生命中的大人們，毫無限度地去夢想兒童未來的時期，會讓我們所有的人去決定，我們未來的希望是否包含對幼兒的投資，以及我們對幼兒所懷抱的希望，是否包括健全的邀請他們進入我們的社會。當兒童佔據著這種希望的空間時，所有的兒童應該是受到支持的，當他們往前邁進並且擴展他們自己，以進入那個受到一股無條件歡迎的感受所扶持的生活當中，他們應該容許對活生生的生命感到喜悅。

因此，從事兒童教育工作的人必須成為「打開小包禮物的專家」，「教養希望」的實踐者。

美國正以穩定逐漸的步調抽離它對教育的支持，而這樣的作為在上個世代裡還配合著一個毫無想像力的對話：學校就像是其他任何一個市場一樣，必需成為一個由獲利所驅動的體系；假如沒有人要這個孩子的話，那麼他就可以被放棄的。我們應該秉持著不同的標準：每一位兒童都是一位具有多重向度的人，是一位擁有一顆真心、心智、靈魂、許多希望、夢想、靈感、和能力的人。假如我們想要每一位兒童都能夠經歷豐富的成長和學習的話，我們必須去接納每一位兒童所擁有的東西。這就是我們在教養兒童的工作上必須擁有的智慧和道德的核心所在，也是一個需要我們去支助和拓展的準繩。

太多的學校它們的特色就是一種抱怨、被動、服從權威、宿命、和低期望的文化。當我們執行我們教學計畫的時候，我們需要有意識地運用我們自己深層的承諾去面對這樣的一種文化。

我們可以從下述的方向著手，努力奮鬥將教育從它們糾結不清的處境和包袱當中解救出來。多年來，我一直投入於重建教學成效不彰的大型學校，將它們改造成為更具有親密關係的學習社群：小型學校。在學校裡，大型的設計在過去和現在都是源自於，回應工業界對監督管理（也就是工廠的建造者）的需求所提出來的政策。大型學校傾向於機械式的和管理的、階級的和科層制度的。每個人都以相同的方式來做相同的工作，就像是縮小版的工廠工人或小士兵一般。然而，所有的孩子都不相同，不過在大型學校裡，這些不同並沒有造成太大的差異；年幼的孩子和老師被當成是可以被互相替換的零件一般來對待。大型的、範圍廣大的、競爭的學校對某些人是行得通的，但對其他許多人卻是失敗的。太多的學生與學校疏離，與教育脫節。

中輟的學生說，他們會離開學校的主要原因是，學校裡沒有大人關心他們。事實上，龐大的、不具個人取向的學校結構，使得我們無法讓大部

份的學生知道，假如他們繼續留在學校裡，我們是否會關心他們。我們甚至很難在五十分鐘的上課時間、三十個孩子一個班級、一天教三班的情況下，去認識每一位學生的名字。這種處境使得我們很難對他們有太多的關懷，很難全然地接受他們，進而對他們有較多的要求。因此，這些學生變成是一個群體、大眾，而且我們大部份的教學就倒向於一個單一的目標——控制這群桀傲不馴的群眾。這樣的教學走向是在建構一個沒有道德的行為、漠不關心、與道德的召喚背道而馳的教學。

針對這種脫節的狀況，我們應該要採取小型學校來更新組織。小型是走向個人化、特殊化、整合性、和支持性的一個特徵。小型學校強調學生是教學事業的中心，每一位學生都要受到某位大人的關懷，每一位學生都會擁有真實的可能性，使得他們在某個學習者的社群裡找到歸屬。因此，在小型學校裡，學生有一種受注視的感受、覺得自己是重要的、了解他們可以在這裡與人共同協商棘手的認同問題。傳遞給孩童與年輕人的訊息是清楚的：你是一位有價值的人，而且在這裡會受到重視；沒有你，整個教育事業將會錯誤百出，終究遭致失敗。

小型學校強調教學是一種智能和道德的工作，因為它把老師放在課室教學的中心位置上。老師要對教學的內容和經營的方法——課程、教學方法、評量——負起責任來，也要對某些特別群體學生在校的生活負起責任來。老師不是科層體制下漫不經心的人員，或者沒有熱情的照表操課的辦事員。老師必需成為發明者和創造者、思想者和實現者。

我們必須把較為廣大的目標導向於，如何創造出一個體系，使得我們能夠提供所有兒童一個良好的、適當的教育。目前的教育現況是由成功的和不成功的學校交錯夾雜而組成的一幅圖象。當我們把它放在社經地位的圖誌裡，學校的成敗就會與優勢和劣勢的地位、種族和階級有直接的關聯。為了改變這個重要的公共領域所做的奮鬥，即使我們看見這樣的奮鬥是為了不利兒童的福祉而迫切需要做的事情，不過，這種奮鬥將會連結到社會上其他公平正義的掙扎當中。

假如我們的目標是要教育所有的孩子的話——或者我們的態度是指向那個方向——那麼我們的教育系統是失敗的。它是一個不公平的體系。因此，我們改革的衝勁就是要去建立一個完全不同於這個不公平的體系。

當然，我們可以把知識、經驗、和思考投入於我們改革學校的努力上。例如，我們可以知道打擊結構上的缺失所具有的重要性，同時需要去瓦解我們的文化如何看待失敗，以及對失敗的標準和期望。為了使學生能夠在新文化和新結構的學校裡成功地學習，我們可以在所有的層次上努力去建立學生的能力。

我們必須把我們的承諾帶到我們促進改革的努力上。學校改革是社會改革的一個實例，它不會比其他的改革還要來得較不複雜或較少的要求。每一項改革的努力都是發生在情境脈絡當中，而每一個情境脈絡都充滿著束縛，在追求某種較好的、較公平的體系上，我們必須與這些束縛奮戰。我們的承諾應該包括，相信一般人有能力對他們的問題提出具體解決的方法，重新思考我們走過的每一步所具有的重要性、以及願意去接納那些會導向於公平正義的局部標準和小小的改變。

對教學議題進行集體的、持續的對話，讓我們可以一窺教育事業上某些事情的深度，挖掘出埋藏在表層下面之智能的和道德的意涵。這樣的對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責任。回應、大聲說出來、讓我們的聲音被聽見。

威廉·艾爾斯

目 錄

序 *I*

原作者導言 *V*

第一章 開始：教學的挑戰 *1*

第二章 了解學生 *35*

第三章 創造一個學習的環境 *69*

第四章 搭建橋樑 *91*

第五章 鬆綁課程 *121*

第六章 紀錄評量 *155*

第七章 教學的奧秘 *173*

第八章 重回開始：教學的當前挑戰 *191*

補充閱讀 *205*

參考書目 *207*

名詞索引 *209*

作者簡介

○————— 第 *1* 章 —————○

開始：教學的挑戰

在每一個人腦海裡，教學和老師這兩個字幾乎都會勾起特別的回憶和印象。對某些人來說，這些回憶是枯燥乏味的，甚至是恐怖的——包括無聊，例行公事，和其他更糟糕的事情。對於我們這種在教學上構築生活的人來說，這些形象必定是一直在改變和成長中，而且當教學的回憶是鮮明和實質的時候，這些形象常常會被描寫成一種具有充滿著驚奇特色的事情。在這兩種情況裡，教學的形象都會讓我們飽受驚奇訝異，而我們還能夠在這些教學形象裡頭做選擇，去看見教學是一種持續的挑戰。

教書的生活是一種把東西縫合在一起的職務(a stitched-together affair)，就像是一條由怪異的碎布和四處討來的材料編織而成的被單一樣，每一部份都具有同等的創意和貢獻。在教學裡去營造個人的人生，大概就是要去發掘你自己的路，去追蹤這條線或那條線，要一直工作到你的手指頭酸痛，腦袋感覺到好像要裂開來了，而眼睛也疲累得睜不開的時候，才能休息，而且要去犯錯誤，然後再針對大範圍的布塊重新編織。雖然這樣的人生往往令人厭煩和吃力，令人困惑和不確定，但是它也經常充滿著創造力，炫耀得令人眼花撩亂：那些會激發出令人驚奇的色彩，可能會突然出現在教學的核心當中；意想不到的模式可能會出現，而且會賦予整個事件一種尊貴的感受，以及目標和可能性。

我到處都會發現我自己的教學片段，就好像是一大片的被單充滿我的家，縈繞在我的思緒當中一樣。我還記得幾年前我教過的凱霖，他是一位貧窮、五歲大的非裔美國小孩。有一天，凱霖和我，還有其他六位小朋友，從學校出發去旅行，在路上，我們玩『I spy』的遊戲。我說，「我尋找一個東西，它是紅色和白色的，有 S-T-O-P 字母在上面。」（我傾向於選擇最簡單的題目，而且當我太過於自覺地朝向「學習」來出題的時候，我的題目也是最為無聊的。）「Stop sign！」七位學生一致地喊出來。

一輛棕色的大卡車在 stop sign 停下來，正好停在我們的對面。達玲娜熱心地提供下一個挑戰題：「我尋找一個東西，他是棕色的。」凱霖的眼

睛隨之一亮，臉上綻放出笑容來。他直挺挺地站起來，右手掌按在他的胸前，興奮地用他的左手拉著他自己的臉頰，大聲叫「嘿！那就是我！那就是我！」

沒有人對於凱霖的反應感受到任何特殊或禁忌或者好笑的地方。畢竟，達玲娜已經問大家一種棕色的東西，而且凱霖的膚色就是棕色的。但是，對我而言，這個事件還蘊含著更多的事情。在那個班級裡，我投注了許多的精力去教導學生有關於自我尊重和肯定，並且帶領學生去探索差異性。凱霖的父親積極投入於公民權力運動中，而且他的父母親也都意識到，要去幫助他們的孩子發展自尊。凱霖在那時候正表現出一些這種能量，而且還是以愉悅的心情來回應。

曾經有一次，有一位名叫杜克的小朋友要求我跟他坐在一起，好讓他用蠟筆畫我和他的兩人畫像。他一面畫，一面述說著他看見什麼，以及他將要怎樣畫他所看到的。他說，「你有黃色的捲捲頭髮，」「我的頭髮是黑色的，而且比你的還要捲。」他並沒有畫出鼻子來，而且他畫了兩條直線來當作是我們的嘴。有一天，杜克突然大笑，指著我的鼻子說，「你的鼻子好尖又好直！」每一個人都高興地大笑。我想他們是對的。我就說，「你的鼻子平平的，而且很短。」每一個人開始描述他們自己或別人的鼻子：芮妮的鼻子是挺直的，莫娜的鼻子是短的，可麗的鼻子像鈕扣——所有的鼻子都不相同，每一個人的鼻子都是一個新發現。

凱霖，杜克，和其他的小朋友有時候會相互叫對方「尿片」，「黑鬼」，而我卻是痛苦地感受到蘊藏在這種行為裡頭的傷害和憤怒。例如，這裡就有一段我在那時候找到的文章，它是由一位十一歲大的女孩，凱諾琳·傑克森(Carolyn Jackson)，所寫的(1966)：

當我搭乘火車，坐在一位不同種族的人的旁邊／我感覺到，我好像是一隻身處在知更鳥巢裡的烏鴉／並且我會感覺到骯髒。

在美國，黑人意指著一種什麼樣的意義，凱諾琳有一個強烈的詮釋：是沒